

律

八七五七



原件短缺

P1上半页缺

未嘗聞者久矣子為籍人原為  
小故曰思無非夫無非三曰籍人  
古三曰出難曰為難曰為難中  
律以原則為善也人為昔夫子則籍  
為其律也人為善無以難思難人  
難思者則深也人為平故難及人為

刺惡者豈得已之心乎故與攻人之  
惡毋寧揚人之善與以刺惡悚人毋  
寧以原惡為善動人也昔夫子刪詩  
止三百五篇已為撮要而復撮要中  
之要曰思無邪夫無邪蔽三百詩人  
未嘗明指之乃夫子代為詩人原也

亦非有心原之以天合天有潛乎其  
聲氣之元者在也試觀天載無聲而  
萬籟竅焉雷霆之磅礴噫氣之呼號  
波濤之澎湃陵谷之噌吰鞞鞞草木  
之刁調呶喧推而吟龍嘯虎吼獅鳴  
鹿睨睨群飛啾唧衆躍吹萬不同舒

慘不一孰非天籟之自鳴耶孰不可  
窺天載之大原耶天不以凱風而廢  
霆震故詩不以褒美而廢刺譏要從  
刺譏寓言處畧其章句而會其精神  
破其俗情而偕之大道我恍神遊作  
者之天而作者亦若以天相告不即

不離自開自合舉刺時醜世之微詞  
悉收為浴德洗心之斧藻乃善說詩  
者也善說詩者乃善原詩者也詩之  
正大歌庭典則奏廟者無容置喙所  
可原者惟是忠臣孝子志士勞人有  
情不容以顯達而托之幽懷人不

以直指而托之異類詞不容以莊告  
而托之諠歌如盛王之思寄興美人  
君子之懷賦言風雨同心濟難託想  
於有女蹇裳暱善聖讒興悲於采蕭  
有麥如此不可以枚舉而最可原者  
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柏武士有

緇衣之好女有鷄鳴之風者也安得  
槩以淫片冥鴻遵路目為棄婦之媚  
思梧鳳出闔指為介夫之貞矢蔓草  
感同乎薈蔚乃拘說於幽期子衿思  
化乎羔裘乃泥辭於負約舉仁人義  
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

之案不其寃乎安在其能原也且使  
後世讀者謂先民猶且為之詩史亦  
且志之遺臭與流芳可得並傳不朽  
也亦何憚而不為乎是先聖風世之  
苦心反貽狂夫之藉口豈作者刪者  
述者之過哉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

過也然非心術端正注意挽世波靡  
者則不肖原非學問博綜洞徹四始  
根宗者則不知原非慧識夔絕脗合  
尼聖一言玄解無和垂訓者則以人  
原而終不能以天原以天原天者吾  
師乎吾師乎

張公大人幼資穎卓夙具道骨矣復好  
學不厭直窮道脉淺知公者謂公為  
東省名元深知公者謂公乃命世豪  
傑也其淹貫百家魯魚不眩沉醉六  
藝交豕不訛非徒炫博口耳直見之  
身體力行非直密藏寶枕實措之當

官蒞政名言心得著之讀書錄學庸  
備考不一書即書亦不盡公之言  
言亦不盡公之意也淵乎浩哉如  
海滙百川而莫測其津涯也巍乎峻  
哉如岱宗四岳而莫窺其崖岸也尤  
留心六經皆有玄著而不佞以詩起家



嘗恨未暢其旨請公是編而壽之梓  
莊誦未訖不覺歛衽縮舌服公之  
學更服公之心學正故雖幽情隱  
語皆能迪而之正心正故雖佚思淫  
想皆欲約而歸正非盡詩邪而矯之  
正也非背詩原而用吾原也凡詩中

意義兩可邪正相隣者序傳疏箋各  
覩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  
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  
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  
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  
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

作者深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  
矣尼聖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  
公 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  
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 公原  
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  
藉維持者不小矣尼聖可作當亦原

公 之苦心而亟與之言詩也已予  
不敏何能贊一詞請就 公之原以  
原 公竊愧以管窺天未竟其原也  
天啓元年孟夏知清豐縣事古弦陳此  
心書於頓丘連城館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  
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  
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  
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  
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  
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

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  
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  
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  
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說畧

小序

程子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詩前序畢定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蘇子由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得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

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是以其言時  
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

### 六義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首。嚴坦叔曰詩之名三  
曰風雅頌此以風雅頌偕賦比興言之謂三百篇之  
中有此六義非指詩名云風雅頌也

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風者謂  
風動之也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比者直比之興者因

物而起雅者正言之頌者稱美之六義隨篇求之有  
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  
言之意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  
故曰雅者正也。呂伯恭曰得風之體者爲國風  
得雅之體者爲二雅得頌之體者爲頌風非無  
雅雅非無頌。嚴坦叔曰此說是也若謂三詩之中  
止有三義則比興之外餘皆止爲賦然不伎不求何  
用不減於此六義爲雅不當謂之賦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此於六義爲頌亦不當謂之賦。明白正大直

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禱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朱子曰：賦者賦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

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直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又自不同。呂伯恭曰：賦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嚴坦叔曰：凡言興者皆兼比，其不兼比者亦間有之。

按興者先觸於見聞而有動於中，乃形於歌詠者。



是之謂興興猶起也言意緒由之而起也如葛藟  
卷耳汝墳草蟲之類皆是比者先有此意欲發之  
詠歌而借他物以形容之是之謂比比者擬也舉  
其似以擬其真也如關雎摶木螽斯漢廣之類皆  
是執此義以求之則比興亦區以別矣然先儒之  
說又謂以上文起下文之意者亦謂之興詩緝依  
之以爲例遂尋牽比以入興而比體幾亡矣故其  
爲說曰興皆兼比而不兼比者間有之夫以爲興  
皆兼比則何怪其以比爲興也今比義之顯而易

見者朱子已挈而屬比其有微而難索者則猶因  
仍以爲興然而塗徑已分矣○此有明比有隱寓  
先舉他物即對舉正意若合符然者此明比也借  
喻之內即含正意更不申發者此隱寓也有先比  
後賦不相符合轉入他意者乃上文正意已盡喻  
中故不須反應但上下承接錯落相間自成首尾  
有反比正應者有正比反應者有首章以比發端  
以下純用賦體者有通章皆比者未可執一例以  
求之也

泛論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咏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愚意此亦道其常耳至如憂亂刺時之作徃徃淵乎其淵微乎其微自非沉思極慮未能猝會而亦以平易求之豈可哉乎大抵詩人涉世如舟子之涉水高下遲疾迂直夷險惟水之為聽即有成心

何所用焉後人說詩而先為成心以待之是舟子先為成心以待水也將何以御變而應卒故以賦為興者多失之深求以興為賦者常失之淺卒適莫不立淺深合度吾不能不服膺蘇嚴

陳仲醇曰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

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  
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  
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  
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  
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擬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  
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酌  
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  
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  
檉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之也又一疑也雅奏

庭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  
觀樂而却廟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  
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  
五章與六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  
為頌其說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而設也一豳詩如此  
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  
范蔚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  
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  
雖不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

陽培繫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  
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  
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  
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說厥旨大  
矣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  
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  
齟口者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  
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  
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訓詁

也文墨訓詁尋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  
也

語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世之人徃徃  
習而不察無論不能悟即能疑者亦鮮矣

袁坤儀曰詩之為道正言若反寓言十九味一物之  
微而指陳甚大賦目前之景而寓意甚遠美言若懟  
怨言若慕誨言若愬諷言若譽同一慨嘆之詞而美  
刺各異同一嘉樂之語而懽恨迥殊。揚用脩曰三  
百篇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甚含

蓄蓄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如刺淫亂則曰誰誰  
鳴鳳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憫流民則  
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傷  
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  
求盡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留不必曰但有  
牙齒存可堪皮骨乾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  
至於直陳時事類于訐訕而宋人拾以為已實又撰  
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鄙於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  
也○王元美曰楊用脩譏少陵其言甚辨而毅然不  
知嚮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  
盡含蓄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怨讒而曰豺虎不食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  
知用脩何如貶駁也

此說足補用脩之缺然用脩所云實大有裨於詩  
道未可以其見摘而遽少之也

徐士彰曰詩之取興如易之取象未有無意義者自  
詩學不傳而人皆昧昧然矣則是後之讀詩者於焉

識鳥獸草木之名尚未能盡而况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者哉。王伯厚曰子繫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栴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此可為學詩之法

黃葵峰曰解經固難解詩尤難蓋詩發乎情性人之情性固有身相與處而猶未能悉其底裏者况古今相去以意逆之安能一一盡得其旨哉蓋詩人之意

有因事而賦者而事在辭外有托物而興者而興在物外有因物而比者而意在言表今徒揣其辭似贈答語類私情地屬鄭衛一槩以有心求之以為淫詩失之遠矣

徐子先曰風人之致是借有為機倚無為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轂非軸妙在於空又如鼓響於桴聲不在木火傳於薪光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盡便如嚼蠟無味又如力盡箭墜氣勢索然矣頴畧此旨其於詩說已得大半不然縱

舌敝耳聾相去愈遠。○凡古人引詩大都借詩爲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譬如「有泉於此」或爲「羨」或爲「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却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醕，便作水看成也。如駟思無和，因夫子拏出，遂有謂通篇歸重此句者，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者耶。

又曰：詩多托言，皆幻想，非實事也。如「卷耳」一詩，通篇皆是托言采物幻想也。登高飲酒亦幻想也。思而不遂，展轉想像，展轉起滅，遂有幾許境界，幾許事件。詩

以道性情，又曰：詩言志，若作實說，便有窒礙矣。此等詩中多有之，如「采芣苢」何人斯載，馳之類不一而足，可以類推。○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編年叙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爲一義，或順時叙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叙，或重言覆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捉摸。說詩者全要體會，大旨圓融，活脫則觸處康莊，若滯泥舊聞，終不出葛藤窠，舊矣。

呂伯恭曰說詩不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周頌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但曰曾孫篤之則義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却短至王氏遂云篤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者當以此例之

### 音節

徐士彰曰讀詩非如讀他經只是諷詠以唱之一語為要蓋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天下之感人者莫如聲而今只心和氣平將古人之詩三復一過便有不覺手舞足蹈之意此南容三復白圭所以為善讀詩也○徐子先曰嘗謂古樂不復第其節奏散亡至於聲音之道生人至今相傳不易故樂有古今韻無古今也徒以方俗不同故一字有至數十音耳五方之音各自所習從來久遠不能相變亦未可相非若細求之則古人文宇與今人俗語大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雖荆楚閩越莫不皆然止緣後世作韻書者見聞所主局於面墻加以譌字雜出



六書不講遂疑古今人不相及耳今人讀詩動稱古叶與今韻截然不類博洽之士旁引曲証以就其說要其中間竟尋附會以愚而論定無叶之說若知諧聲轉註則知宛轉相通自然成韻不容絲毫造作也○凡詩二句為節上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弦三歎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尋陳叙哀情促音獨用依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詩說畧絡

詩國風

滕邑張 彩斂之甫纂緝

長子部  
振錄西  
歸并本

弦國陳此心孚簡甫校証

上谷盧 燦文熙甫編閱

周南 鄭氏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  
名紂命文王為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  
侯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之采地武  
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  
俗二南諸國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以

為風之正經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窈窕即詩所謂窈窕淑女指后妃而言賢才即詩所謂左右蓋嬪御之屬也夫妬忌者婦人之常態即有不妬者乎顧孰有未得而思之切既得而樂之深如后妃者此詩人之所為感歎而味歌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毛云興也朱同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傳云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集傳云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狀類鳧鷖今江淮

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  
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  
然也君子指文王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  
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  
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睢  
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匡衡曰言能致其貞淑不貳  
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  
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  
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箋云摯之言至也謂  
王睢之鳥雌雄情意

至然而有別朱子曰嘗見淮上人說睢鳩常雌雄  
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餘  
地所謂摯而有別也○詩緝云鳩性好峙每立更  
不移處有幽閒貞靜之象焉故以興后妃也○陸  
農師曰睢鳩鷺也鷺立不  
易故語云鷺立

幽閒貞靜純以德性用事而不以情欲相狎正  
指居室為言此不妬之所自來也

或以為未出  
閨之前其義

迂  
矣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傳云荇接余也○集傳云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

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苜菜之藟必有助而求之者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臥而不周曰輶○詩緝云服者佩服不忘之意○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

參差苜菜况内政之紛紜也觀周禮天官所統婦功之屬其紛紜可知流者隨其後也參差不齊之内政必得左右嬪御以隨其後是以此窈窕之淑女為之寤寐而求之寤寐思服輶轉反側則求之至矣以不得而如是之求則求而得

之宜何如哉○篇内窈窕淑女皆謂后妃非後二章别有所指也

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董氏曰苜熟而薦之也傳曰苜以姜桂嚴氏曰苜

也内則曰苜美昏義云苜之以蘋藻○愚意美鐘用苜非正以美訓苜也苜者冒其上耳故其字從草從毛言以草為毛然也○疏云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

言之鐘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

采之在手喻親理其事也夫此參差之内政而

左右莫不分理之但見此窈窕之淑女友愛之  
如琴瑟然言和好之甚也老者熟而獻之喻事  
之已成而奏其功也夫此參差之內政而左右  
莫不奏其成但見此窈窕之淑女欣樂之如奏  
鐘鼓然言暢豫之甚也至于琴瑟友之鐘鼓樂  
之則不妬又不足言矣

鄧容歸曰首章思淑女也忘身之為速也次章思  
之深也若弗克見然末章致思之切也若曰今獨  
未得觀誠得之斯友之且樂之有一毫傷善心哉

故曰后妃之德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志在女功躬儉節用服澣濯  
之衣尊敬師傳化天下以婦道也

詩故云何以言本內教之所由立也○補傳云王  
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疏云本謂本  
性○詩記云講師以為在父母家殊不知是詩皆  
述既為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  
服女功固其常耳○集傳云此詩后妃所自作故  
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貴而能勤富而能

詩原 周南  
五  
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  
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

傳云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  
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灌木  
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集傳云后妃既成  
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  
鳥鳴于其上也○詩緝云春葛初生未可刈也而

已動女功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時感事乃幽人  
艱難之俗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此豈復有一毫  
貴驕之習耶

葛施中谷黃鳥飛鳴人惟貞靜幽閒則一切天  
機始領其趣鳶飛魚躍終日現前會之者幾人  
哉無論馳逐情欲者悲喜無常即流連光景者  
亦玩物喪志兼之正務廢弛神不自許吾未見  
其真樂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獲為絺為綌

服之無斃

集傳云莫莫茂密貌刈斬獲也精曰締麓曰絡  
斃厭也。詩故云蠶桑者后夫人之所有事而葛  
臬細務則庶婦之職也太姒身率締絡服之無斃  
蠶桑可知矣

親理成衣故服之不忍棄擲農家不忍糜穀意  
亦復然為締為絡服之無斃何其意味雋永乎  
纂組繡文日競新巧者祇覺過眼索然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

歸寧父母

傳云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  
功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  
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何也

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箋云煩擗之用  
功深○釋文云猶

接菝也○王氏曰治汙曰汙○詩故云  
私者親體之私服衣則洩暑之常衣○詩緝云

舉動必告于師氏澣衣猶為之斟酌觀此氣象其  
賢可見

汙私澣衣亦婦人本務又恐其事瑣屑或未可



以得請再言歸寧父母庶幾其許我乎見雖情  
理之正猶不敢自專也。漢文帝持其衣以示  
人曰此衣已三澣矣今昔以為羨談則澣衣亦  
自佳事

卷耳后妃之志也

集傳云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  
至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羨里拘囚之日而作  
與然不可考矣

按此非文王在羨里后妃憂念之詩則閔夫南  
宮括等往救之時后妃閱其勞役而云爾若泛  
常之思泛常之遣必不至迫切如是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云興也  
嚴云興之

不兼比者  
朱云賦也

傳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臬耳也頃筐畚屬○集

傳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託言方采卷  
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

之大道之旁也

韓詩云頃筐歌箱也○荀  
子曰卷耳易得頃筐易盈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墮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傳云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集傳云壘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此下三章皆託言登高眺望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傳云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云石山戴土曰砠瘠痡病也

云何者無聊之辭言且柰之何哉惟有長嘆而已。○此章聲氣俱盡

**樛木**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云興也朱同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傳云木下曲曰樛。○詩緝云木之喬竦者物不得

附托而俱升南山有下曲之木故葛藟得從而纏

繞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無妬忌之心則衆

妾得以攀附而上進。○集傳云君子自衆妾而指

后妃猶云小君内子也。○黃葵峯曰履即踐履之

履人以樂易為心自然行與吉會所履皆福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呂氏曰荒庇覆也。○箋云將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傳云縈旋也成就也。○徐子先日雜云蒞祿爾康  
綏也易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將也頌云俾緝熙  
于純嘏成也

詩緝云讀此詩想見文王宮庭之雍穆矣。○詩記  
云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氏其禍至於亡國  
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

詩緝云螽斯次樛木義相成也後序謂若螽斯不  
妬忌則曲說耳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朱云  
比也

傳云螽斯蚣蝮也詵詵衆多也。○疏云此云螽斯  
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集傳云螽斯  
蝗屬一生九十九子振振盛貌。○詩緝云但言宜  
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乃由不妬忌  
而致此也風人意在言外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集解云繩繩不絕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傳云蟄蟄和集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

詩緝云正謂以禮嫁娶時謂及盛年○集傳云文

王之化自家而國故詩人因所見以咏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毛云興也朱同○張敬夫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

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曹氏曰灼灼鮮明貌○徐士彰曰苑之為木多華

然五年則老老則華戒故以木少華盛為言○箋

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集傳云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苑之有華正婚姻之時

也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徐子先曰詩

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被化之深

風俗素美閨門素飭可望而知其為宜家之婦矣

苑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傳云黃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苑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傳云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詩緝云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為宜言其能協和而使無間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與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集傳云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詩緝云詩人因見兔置之人處賤事而能敬便知其材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兔置之賢便知當時多好德之賢又便知其為關雎之化非知類通達者未可與言詩也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傳云肅肅敬也丁丁椽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

六帖云赳赳○箋云置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無文飾也

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干城言有武力可以折衝禦

雞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傳云逵九逵之道○詩故云兔道為遠往來有常所謂中逵自是兔迹非九逵之逵也○詩緝云公侯好仇言勇而良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集解云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也至矣○詩緝云公侯腹心謂機密可與謀慮

言勇而智也

詩故云兔置文王之化也文治于岐四方無侮寢甲止戈武夫無所致其用相與優游田野從事置網以銷磨其壯心焉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計其才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為國家治平喜矣此說若異却大有味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集傳云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芣采芣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傳云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宜懷

妊焉郭云其子治婦人難產○集傳云采始求之也有既得

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將之

傳云擷拾也○集傳云將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禡之

傳云結執衽也扱衽曰禡李巡曰結謂以手執之禡則扱于帶中矣

詩故云詩但咏采采芣苢而治平之象溢于言表此

其所以為風乎

芣苢之詩愈淡愈濃會心處信不在遠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詩緝云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謂求而

不可得非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云興也朱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云喬上竦也思辭也潛行為泳永長方桴也○

徐子先日不可求思正所謂致其貞淑不貳其操  
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燕私之愆不形於動靜使  
人望而知敬淫慝之意自消者也故歎其不可求  
○唐士雅曰漢廣江永言凜然不可犯也○朱備  
萬曰游女且然况深閨簡出者耶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朱云興也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本義云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  
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

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詞猶古人言雖為  
執鞭猶欣慕焉者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  
之詞蓋極言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  
之政化被人深矣○顧仲恭曰因其不可求而欲  
求之以禮言秣馬以當御輪蓋詩人之微詞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疏云萋萋蒿也

秣馬秣駒愛慕切矣而終之以漢廣江永又歎



其可望而不可即則游女之丰標可想見矣  
朱備萬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漢廣見天下  
之家正也

詩故云岐周處西北而江漢實在其南文德被乎

南國南國之君思欲奉戴猶畏紂之暴虐有不敢

先故賦此以見志曰喬木曰游女喻文德之可歆

艷非犯禮妄求之說也

絕異舊說當時或托意于此亦未可知果爾則喬木

當是喻紂游女喻周家臣使耳非必指文王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

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集傳云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

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思望之情而追賦

之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朱云賦也

傳云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

姚虞佐曰惄言

此心之怵惕也小弁云惄焉如擣此訓飢彼訓思俱未當

○本義云周南大夫

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

已君子以國事奔走于外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

見如飢者之思食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日肄朱克升曰伐故伐肄只是感時興慨初不

紀時而時序之文自見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傳云頰赤也魚勞則尾赤張子曰水淺魚搖尾多則血流注尾故尾赤也

○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箋云君子仕於亂世今魴尾亦赤則勞甚矣

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集傳云父母楮文

王也是時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故汝墳之人

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

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

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

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能閔其君子猶勉

之以正者謂雖思念之深而所以相告語者猶有

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

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

詩故云東諸侯服文德而朝周者必由汝墳而西

故遵汝墳者往見伐其條故今則伐其條肄計已

經年而始一來感其聘問之曠也既見君子不以曠而棄我又私喜矣惟是王室虐燄如燬不遑寧息故有曠也敢貳心哉文王三分有二於漢廣汝墳見之言婦人能閔君子者何足以語此

絕異舊說却者

味深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集傳云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趾咏焉○鄧容歸曰麟之趾化成也王德單厚子孫保之毛蟲之瑞臻焉一體之應

也○詩故云麟趾關雎之應也何應乎成王業者應之也大統未集文王即世而非武王周公繼述厥志王業何由而成乎麟神物也世不槩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毛云興朱云比

傳云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詩緝云麟之趾可以哭而不哭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是其仁也○集傳云麟之足不履生草不踐生蟲故詩人以麟趾

興公子言麟性仁厚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嘆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傳云定額也公姓公同姓○王介甫曰公姓公孫也公室子孫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傳云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箋云麟角之未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詩故云曰子曰

孫曰族舉皆賢聖非一故稱振振

集傳云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葛藟卷耳樛木螽斯各指其一事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故復以是終焉

周南十一篇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鴈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毛云興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也朱同

傳云鳩鴈鳩粘鞠也鴈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

百乘○箋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

君積行累功以成其國夫人居而有之○詩緝云

之子安然來居夫人之位是其有德以稱之風人

言周  
國風  
意  
言外○徐子先曰無非無儀婦人之德鳩性  
之拙似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傳云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傳云盈滿也

箋云言衆媵  
姊妹之多

○集傳云成謂成其禮

也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集傳云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

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云芣白蒿也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

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

以薦事祭事也○箋云禮豆薦芣菹○祭義云君

獻尸夫人薦豆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傳云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

儀也詩故云被者祭服之通名少宰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是其事也傳以被為首

飾箋又改被為髮何其鑿耶○集傳云公公所也祁祁安舒也

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

去愛敬之無已也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集傳云南國被化大夫行役在外其室家感時物

之變而思其君子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詩故云

夫婦遠離感時相念情之正也何必謂其以禮自

防乎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毛云興朱云賦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傳云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箋云草蟲鳴阜螽

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相求呼陸農師曰草蟲鳴阜螽躍

而從之故阜螽曰螿草蟲曰負螿○詩故云草蟲嘒嘒阜螽趯趯

深秋候也采薇采薇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

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是以用憂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

亦既觀止我心則說

朱云賦也

集傳云登山蓋托以望君子采薇采薇亦感時物之變耳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夷

疏云薇草也亦可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集傳云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

家人叙其事以美之○詩緝云采蘋采蘋之推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朱云賦也

傳云蘋大萍也藻聚藻也○王雪山曰祭之菹皆

以水產取其潔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傳云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集傳云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謹

飭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詩原八國風上  
傳云莫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  
莫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集傳云少而能敬  
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詩記云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  
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其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史記燕世家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  
訣政事其下人思召公懷棠樹不敢伐

蔽芾其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朱云賦也

詩緝云蔽芾陰翳茂盛貌○傳云其棠柱也○箋  
云茇草舍也

蔽芾其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憇  
傳云憇息也

蔽芾其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傳云說舍也○錢士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  
人之拜○徐士彰曰此猶不悉益以見其愛之深  
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集傳云南國遵召伯之教革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疆暴所污者述已志以絕其人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云興朱云賦

傳云厭浥濕意也。○集傳云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本義云首節正女自訴之

詞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露汚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何意強暴之男遽欲侵陵於我以致興此獄訟耶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維速我獄室家不足

箋云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嘴今疆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

所當審也。○徐士勳曰：雀淫鼠貪，故以為強暴之禽。○雀有喙而無角，鼠有虛而無牙，雀雖無角而實能穿屋，鼠雖無牙而實能穿牆，正事之可疑而亦理之易明者，故借之以為喻。○周自淑曰：序言召伯聽訟，蓋其至公至明，足以洞燭其奸，自能抑強扶弱，守禮之女可恃之以無恐，故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汝從。言召伯自將為已伸理，定不為強暴所奪也。

牙角者穿屋穿墉之具也，牙角以喻其權力，穿屋穿墉以喻其侵陵。本文既以家對牙角，則家宜指權力為言，謂之家者，猶云家資家業耳。倚其豪富，侵凌孤弱，故不以禮來而以力爭。且與訟者必飾理以誣人，今告退婚者類云：某與伊家約為婚姻，後見某家消遂，毀前約以激怒官。府古今人情不大相遠，意當時訟者亦必以此為辭，故就折之曰：誰謂女無家，言其權力既足以速訟，必非家道消誣也。速猶亟也，室家不足，言欲強我成家室之好，終不可得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汝從

傳云墉墉也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徐子先曰周南之女人自不犯召南之女僅於自

守邶鄘而下則男女皆靡矣此可以見風之漸降

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

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集傳云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

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朱云賦也

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

公公門也○曹氏曰紵縫也一裘之功必合衆皮

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云合五羊之皮為一

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紵

施之縫中連屬之因以為飾○張敬夫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

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

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媿于中則其退也

亦且促迫忽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傳云革猶皮也緇縫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傳云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姚虞佐曰曰皮曰革曰縫皆有謂曰皮則毛在也

曰革則毛去而鞣存耳曰縫則革敝而縫見矣此於

微其節儉服此服而委蛇自得則其正大之情亦因可想見矣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

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朱云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傳云殷雷聲也振振信厚也○詩緝云大夫之妻

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雷聲在彼南

山之南何為此時違去此所乎蓋以公家之事不

敢遑暇所謂勸以義也歸哉歸哉異其畢事來歸

而不敢為決詞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

怨唯信厚者能之○徐子先曰專言私情而奉公

詩原八國風上  
之意躍然言外足明詩人不盡之情○詩故云雷  
無形象猶有聲響可求不在山南則在山北君子  
行役顧不知所向往蓋傷之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傳云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  
歸哉歸哉

傳云或在其下○箋云下謂山足

朱備萬曰二南言振振者三自子孫衆多言故取  
其盛自聖化漸濡言故取其仁自室家別離言故  
取其信言各有所指也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  
以及時也

詩緝云此詩述女子之情欲得及時而嫁蓋紂之  
淫風既微昏姻以正女無異志必待聘而後行所  
謂被文王之化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

毛云興也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朱云賦也

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詩緝云標擊而落之也。述女子之情言擊落之餘殘梅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興女子盛年難久無使華色衰落如彼梅也。迨其吉兮懼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箋云夏晚梅落差多在者餘三耳。○傳云今急辭也。○詩緝云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時過而不留不可緩矣。故言及今可以成婚不拘時日之

吉也

標有梅頃筐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云墜取也。○箋云頃筐墜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集傳云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詩緝云梅盡落而無在木者時愈過而女心切矣。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約以往男家也。徐子先曰此詩之視桃夭亦少貶矣。其猶行露死麕之視漢廣與

或疑此詩之情過於迫切不知迫切如此而卒

詩原以國風  
無喻禮之思乃愈見其旁行而不流耳此所以  
不失為情性之正也

范淳夫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  
男女而創為昏禮挑天羨其盛也故以挑喻標有  
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睹草木昆蟲之變意未嘗  
不在民也○詩故云此詩非實男女也處士樂及  
明時効用也月令孟夏贊傑俊道賢良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為梅實隕落正其候矣  
此時束帛之典不及且後時矣故托士女相求以

明志

按詩中三我庶字則此說為近之我庶士者自  
目其同儕之辭也若以女求男即不應曰我更  
不宜稱庶矣且以時事度之化行俗美又安得

云爾耶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詩緝云小星樛木之化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

朱云興也

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寔命

不同

傳云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詩緝云三五云者

或三或五不必指心柳言寔命不同謂與夫人貴

賤殊等也○集傳云衆妾進御不敢當夕見星而

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蕭蕭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傳云參伐也昴留也○集傳云參昴西方二宿之

名衾被也裯禪被也○詩緝云參與昴雖大星然其

星非一亦止可喻媵夫人一而已言小星之中

參與昴為大小星不敢比參與昴猶衆妾不敢比媵

貴賤亦有等級也○姚虞佐曰女德無極婦怨無

終安知所謂命哉蕭蕭宵征而一安于命蓋不獨

夫人賢也衆妾於是乎不可及矣

此詩說者多指進御之時言蓋據衾裯云爾愚

意即以平時祇候言有何不可正不須太泥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

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  
悔也

集解云媵妾不敢怨而俟其嫡之自悔夫不敢怨  
者悔之道也故小星不以貴臨妾而妾自安其分  
江有汜不以怨犯嫡而嫡自悔其失

江有汜興也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傳云決復入為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  
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謂嫡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傳云渚小洲也水岐成渚○集傳云處安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傳云沱江之別者釋水云水自河出為澗漢為潛  
江為沱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

之名○詩記云過如過從之過○補傳云嘯長吟

也○集傳云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  
得其所處而樂矣

詩記云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朱云興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說文云麕獐也。○詩緝云此述聞者惡之之詞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為物所污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而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猶言謹厚者亦復為之意

林有樸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傳云樸櫨小木也如玉德如玉也。○集解云將取樸櫨死鹿以為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况有

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

集傳謂白言其色蓋以懷春之女不可以言德故易傳耳愚謂如王者言其名節之可愛如白璧之不可瑕玷也蓋為室女言耳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厖也狀

傳云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悅佩巾也厖犬

也

說文厖犬之多毛者

○集傳云此述女子拒之之詞母動

我之悅母驚我之犬以明其不能相及也。○集解云奔走失節則佩悅動非禮相陵則犬吠。○徐子

先曰此決是詩人惡強暴之言酷似當日從旁呵止之狀若作女子拒之之辭不應舒緩乃爾

徐說近是若謂女來慎母使我驚覺言外有覺將跡女之意所以諷其止也但詩人不欲盡其詞耳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繁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詩緝云詩稱王姬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為武王女武王之詩當為雅而不當為風然此詩三章

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為武王之女下嫁侯國能執婦道皆本於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于召南而為文王之風其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

毛云興也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傳云穠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雖和也

禮集傳作穠注

云盛也○陸士衡曰馬季云棣與李也○陸農師曰凡木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

○詩緝云何彼穠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

王姬下嫁車服之盛美也王姬雖車服之盛美而不以貴盛自驕故言豈不肅敬雍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唯見其車故指車以言車中之人○詩記云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傳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箋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詩緝云桃李亦喻車服之盛先言文王之孫見肅雝

之德有自來也

疏云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其德能平正

天下則稱平王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傳云緡綸也○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詩緝云釣者以絲綸而得魚猶娶者以六禮而得妻此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釣喻娶者故先言齊侯之子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朱云賦也

傳云茁出也葭蘆也豝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疏云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集傳云茁生出壯盛之貌一發五豝猶云中必疊雙也諸侯仁民之餘恩及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詩人既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

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傳云蓬草名也豝一歲曰豝

詩記云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縱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于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詩緝云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

君之仁心而知其為文王之化也

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

樂官備也謂騶虞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毛以騶虞為義獸今不從

○集傳云文王

之化始于關雎而至于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鵲巢而及于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十四篇○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

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于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邶○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

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東及兗州桑土之野

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

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

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

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

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

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

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



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程  
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  
風之首。張氏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及其衰  
也衛風先變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

疏云頃公負伯  
子當夷王得

陶逸則栢舟序以為仁而不遇何等詞旨正大文  
理湊合集傳乃以為婦人不得於其夫抑何其鄙

棄也天下固有賢人君子不得志而自托于閨情  
宮怨者若群小男子之稱婦人為衆妾所擠而謂  
愠于群小耶日居月諸日陽象君當常明月陰象  
臣有盈虧君失道而任小人則日月得更迭而微  
語何正大乃以日比嫡月比衆妾從來未有以日  
比婦人者。詩緝云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  
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已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

毛云興  
朱云比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

我無酒以敖以遊

詩記云汎流無所倚薄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唐士雅曰心有所係則他皆不省惟此憂之一路分明耿耿欲寐而不成寐也○詩緝云此仁人憂國之言舟以喻國浮舟於水而無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沉而流去耳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為敗耳其何所底止乎此仁人之隱憂非飲酒遨遊之所能釋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詩緝云茹納也言鑑雖明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則知善惡不能兼容也兄弟至親亦不可據蓋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故往愬以情而反逢其怒謂已為悻直而違衆此女湏申申詈予也○箋云兄弟謂同姓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堅平過於石席○詩緝云兄弟見怒欲已改行

趨時仁人自誓不以兄弟之阻而易其守○威儀

棣棣然盛自友常度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

合也詩記云漢馮參性好禮儀及見廢每遇五侯容貌威嚴不改其常操畧與此同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

本義云愠于群小群小愠仁人也○箋云群小衆

小人在君側者○傳云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

貌拊云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詩緝云君子見遠識微憂先

於事小人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已異

趣則常疾視于君子君子之感傷既多矣小人又

從而侵侮之受侮不少見君子孤而小人衆也靜

而思之寤而辟拊其心痛國事之至此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常

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

恣則日如月然○詩緝云日乎月乎胡為更迭而

微乎喻衛之君臣皆昏也○集傳云如匪澣衣言

其煩寃憤眊如衣垢汙不澣之衣也

詩緝云衛衰世也而有栢舟之仁人非無賢也不

遇合耳君子不遇合則小人親近而得志矣其勢

相為消長也此詩皆憂國之言身雖不遇而惓惓

於國今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之氣象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箋云莊姜在公夫人齊女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

張敬夫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

可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云興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傳云綠間色黃正色○王子雍曰綠衣黃裏喻夫

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傳云上曰衣下曰裳○詩緝云綠衣黃裏特掩蔽

耳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傳云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

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絲之初豈遽為今日之綠紉乃女所織染而成  
言其來有漸也以喻妾之初豈遽如今日之備  
紉乃嬖妾妖冶之蠱惑浸淫日久以致有今日  
之顛倒耳不直咎君子而遡其源於嬖妾愈見  
其忠厚矣說怨言也古人所以嚴嫡庶之辨者  
非好為是分別也正以分定則彼此相安而可  
無生怨尤耳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傳云淒寒風也。詩緝云絺綌暑服今當淒然寒

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  
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  
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  
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實獲我心言若洞鑒我今日之情者然謂其體  
悉之周到也

詩緝云莊公溺愛亂常實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  
明夫婦治道之原申二南之義以垂世戒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箋云莊姜無子陳女載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

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去而不返

歸大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吳雲卿曰

隱公四年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

吁于陳豈州吁為陳女所切齒故儆于陳也夫

潘子善曰日月終風當在燕燕之前燕燕是莊公沒後之詩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朱云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傳云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箋云婦人之禮送

迎不出門令我遠送于野者舒已憤盡已情○詩

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言相先後也○詩緝云莊

姜撫戴嬀之子莊公沒嬀妾相依正如雙燕之飛

差池其羽常相隨逐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

如雙燕矣此所以遠送之而泣涕如雨也風人含

不盡之意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厄之戚皆隱

然在不言之中矣○徐士彰曰燕之宿也相向其

飛也相背故以燕燕于飛為離別之詩此見古人

一比一興必有意義而今皆亡之矣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傳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曹氏曰頡頡言

相土下也詩緝云或頡或頡亦常相隨逐之意○張敬夫曰詩中獨

言泣涕之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

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爾憂感念

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也歟

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詩緝云飛鳴而上曰上音飛鳴而下曰下音○曹

氏曰言相應和也○朱克升曰飛相上下音相應

和皆不忍相違之意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傳云仲戴媯字也仲氏戴媯行次也春秋傳子以伯仲叔季為字考之實為未然

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

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任恤○詩緝云先君之思

言戴媯勉已以無忘莊公也此章皆稱戴媯之美

以致其愛戀無已之意未又述戴媯相勉之辭雖以見戴媯之賢而意緒黯然矣○徐子先曰先君之思夫人之自盟素矣而媯復以此相勉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君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揚氏曰州于之暴桓公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莊公所致也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愚意先君之思仍欲其調護國家事如申生瀕

死猶囑狐突出而圖君也或謂勉其念先君而無失所守夫莊姜之無失所守豈待人囑哉且戴媯相信之深又何用以此為贅也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

日君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之人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



詩原 國風上  
愚意此以天道之有常及與人事之無常古者  
永久有恒之意逝不古處者言其逝如飄風啟  
處無常也以此舉止而應事接物其何定之有  
願安得他事有定乎則寧不我願焉耳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集傳云冒覆也報答也

逝不相好又言其愛憎之無常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箋云無

恩意之聲語於我○詩緝云莊公待我其語言聲

音之間亦無善意矣是何能有定乎苟能定若往

日之事可使皆忘不復追咎之矣詩之敦厚如此

日月東出萬古如此亦言其有恒也而東方之

德為長養故又以為無良之及興○德音特謂

和好之詞非善言也即時有和好之詞亦如終

風所謂譁浪笑敖之類耳故曰無良和好者如

此則其他可知矣忘者忘此憂思也。○日月夕  
已沉矣而且必出于東方有日月自新之象取  
此為喻亦望其猶能悔悟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李迂仲曰始曰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曰  
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顛倒其辭以便韻耳  
○詩緝云人窮則呼父母莊姜自傷父母養我不  
終因歎國家之亂何能有定若莊公所以待我者

則不欲稱述之矣

日月乘天地之氣機以自升而已托生于父母  
獨淪落而無終語雖蒙前而旨則異向矣。○不  
述或如樂府所謂棄置勿復陳之意言述之徒

增怛悼爾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

鄧容歸曰朱傳以終風為莊公比切而當

終風且暴

毛云與先云比

顧我則笑譁浪笑敖中心是悼

傳云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譁浪笑敖

言戲譎不敬。○箋云悼者傷其如是而已不能止之。○集傳云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故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願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傳云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集傳云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楊氏曰見侮慢則悼之已而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唐士雅曰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期也。

後序謂刺州吁按州吁弑君之賊完又莊姜撫育之子而彼賊之母子之恩絕矣則州吁來亦何喜去亦何思當以集傳為正。○悠悠者隱隱關情未始急迫又復不能排遣此是幽閒貞靜

言原  
國風  
之本色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傳云陰而風曰曠○箋云有又也○詩記云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曠焉厭苦之辭也○集傳云曠已而又曠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嚏歔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霽所襲則有是疾

願猶欲也嚏者吞聲之意九嚏者氣先反搐借其義耳非必真嚏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傳云如常陰曠曠然暴若震雷之聲虺虺然懷傷也○集傳云曠曠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詩記云驟雨迅雷其止可待曠曠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唐士雅曰懷如懷抱之懷藏於中而不

能釋

愚意懷者藏之而不發也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箋云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

與宋以成其伐事

伐鄭在魯  
隱四年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傳云鏜然擊鼓聲也漕衛邑也○魯子固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聞之狀人所甚憚者州吁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耳○詩緝云從征者言衛國之人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邑非不勞苦然猶處境內也今我獨南行而

伐鄭則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內興工役外事兵革衛人安能無怨乎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傳云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詩緝云王仲宣詩

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非其人也○詩記云言所從者乃孫子仲則輕其帥可知矣○姚虞佐曰左傳夏宋陳蔡衛圍鄭東門五日而還秋四國復伐鄭是所謂平陳與宋不我以歸者○唐士雅曰憂心日結不復以戰聞為念此雖

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本義云此下三章蓋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  
言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處於何所  
喪馬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  
也○箋云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集傳云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姚虞佐曰契合也闊離也言死生合離誓不相背

負也云爾○詩緝云初昏之時與子約誓期於偕  
老不謂今日便為死生之別

吁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詩記云吁嗟濶兮承上章死生契濶之文而足成  
其意言始欲生死共之而今不得相依以生也○  
姚虞佐曰此節總是怨上之辭吁嗟濶兮不我活  
兮言今日之闊別實驅之死所也于嗟洵兮不我  
信兮言今之死也必矣實上之人使我不得與爾  
全夙昔之信誓也

姚讀信如字為是言始約偕老中道相捐殆不以我前日之言為信也

劉公瑾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義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

集傳作七子自責為是玩各章落語若令他人代言即恐不應爾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毛云興朱云比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集傳云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刃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詩緝云棘生於夏故必待凱風吹之而始生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棘酸棗也非美材

夭夭嫩弱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詩緝云凱風吹棘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  
次之棘非美材祇堪為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而曾  
無令善之人言外謂七子之中苟有一令善之人  
則母亦不忍舍之而有他賜矣聖明達也善賢淑  
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朱云興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集傳云浚衛邑也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滋益于  
浚而有子七人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

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

○詩緝云寒泉之不若負罪引匿也

寒泉不能滋發在下不能上及蓋正比非反興  
也

覯睨黃鳥載好其音朱云興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云覯睨好貌○箋云覯睨興顏色說也好音興  
辭令順也○集傳云覯睨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  
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  
也



唐士雅曰凱風負罪引匿直欲感悟其親特自他人視之覺有風意若七子之語終自渾然○陳君舉曰詳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後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疏云宣公名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章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集傳云

泄泄飛之緩也婦人以其君子從軍役于外故言

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

于外而自令阻隔也○詩故云雉性妬壘護疆飛

不越域其高不過丈脩三之雄雌雌應兩相依也

君獨從役遠去其存其亡杳不可知曾斯雉之不

如矣○王國賢曰自詒伊戚即悔教夫壻覓封候

之意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集傳云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

愚謂展者四體寬舒之貌與碩人意畧相近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

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何時能來望之也○唐士

雅曰悠悠我思其間情緒萬端非但思其久後而

近則可期遠則難料正其係思深處○詩緝云一

章言初去之時二章言去之漸遠三章言日月之

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詩緝云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言我婦人

不知如何為德行但知人若不忮害不貪求則無

往而不善譏其用兵非忮則求國人所患也○朱

備萬曰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

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

見先王之澤猶在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箋云夫人謂夷姜

詩緝云匏有苦葉新臺墻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

奔諸詩著衛戒之由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毛云與朱云比

傳云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集傳云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深淺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集解云恃苦匏而涉深水未有不溺者也而况無匏乎有人曰深則吾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義不忌非禮之人矣○詩緝云喻宣公不願禮義而惟求遂其欲也

愚意匏有苦葉宜以毛傳為正蓋匏有其苦可嘗其葉而知况水有深淺可不測度而冒涉乎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朱云比也

傳云瀾深水也盈滿也鷺雉聲也○箋云有瀾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詩緝云涉深無不濡之理今有瀾然濟水之滿而涉者自謂不濡其車軌與宣公惟求遂其慾而不自知其汚惡也烏

鳴皆雄求其雌今有鷺然雉鳴之聲乃雌雉之求其雄與夷姜宜淫不知羞惡也

夷姜下賈宣公上烝詩人參互並舉言其一則不恤禍難之深淺一則不願男女之防閑兩相奏合所以穢熾至此使有一人稍畏禮法寧遽有今日執兩有字可玩言有此等男子又有等婦人也蓋賤惡之深矣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如士歸妻迨冰未泮

傳云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

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集傳云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王介甫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况於人君乎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頊我友

傳云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家室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箋

云舟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會男女使為妃匹

愚意上章言遵禮之士以申刺宣公此章言守禮之女以申刺夷姜有招我者猶未可輕往况以女而反求男乎

詩記云此詩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誦諫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備萬曰宣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毛云興朱云比

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傳云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葑葑須也菲蕒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集傳云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龜

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  
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  
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  
可以與爾同死矣○詩緝云人寧無小過誤如葑  
菲下體有時而惡然夫婦同心不當以小過而棄  
其善也當期好音無違以至偕老今不然矣小過  
較之色衰  
尤為溫厚

按德音詩緝說是蓋謂夫婦相歡和好之言也  
莫違者終始如一也夫婦如此和好以偕老不

亦善乎而奈何中道相捐也

時說德音專屬  
棄婦殊無味

行道遲遲中心有遲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集傳云遲遲不進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蓋婦人  
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詩緝云言我行遲遲不忍去而夫殊無眷戀之情  
也違言事與心違○箋云荼誠苦矣而已之苦毒  
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朱云  
比也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母發我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集傳云涇濁渭清然涇水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婚形之益見憔悴也。○詩記云詩人尋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耳。○箋云小渚曰沚。○集解云梁苟皆所設以取魚以喻已所措置之成業也新婚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

之我雖見棄猶憂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恤我後執知告之無益也正流雖濁而小渚則清喻已未必無小節可取也詩人溫厚一至此乎。○母逝我梁母發我苟逝者遠而棄之也發者抉而壞之也凡繼室視前室所為孀生厭棄即有益之事亦敗壞而不惜故惓惓不忘如此集傳謂母居其處行其事則去婦反隣於妬忌矣恐未得其衷曲也。○閱猶顧也言我身猶不能自顧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鼃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箋云方枿也潛行為泳○說文云匍手行也匍伏  
地也○詩緝云棄婦自述其治家勤勞之事無論  
難易有無皆盡心力而為之不特治家如是又周  
睦其鄰里鄉黨我於女家可謂盡力矣

不我能惰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用不谷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傳云惰養也阻難也育長鞠窮也○集傳云惰與

畜同

按此當為容畜之意

○程子曰惟其心阻絕我之善故

雖勤勞如此而不見恥如賈之不售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宴以我御窮有洸有潰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傳云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暨

息也○項平甫曰洸說文云水涌也其勇如水涌

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詩故云有洸有潰言其訣去如水之流不可復返

也○張叔翹曰篇內言宴爾新昏者三蓋所恨在



此故不覺言之縷縷耳

旨蓄傳不言何物諸家皆宗箋為美菜愚意果穀之嘉者皆可餈旨何必菜也我夙具此旨畜將以為冬時之備今乃不得共享獨與他人相宴樂而以我當此困苦乎○墜者安處無他之意言昔日相與之舊也

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然即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

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遂臣遷客讀此寧無攬涕哉○徐士彰曰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以君臣之故而托之夫婦之間者也則此詩之作亦未可遽以為實然矣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箋云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

于衛衛處之以二邑

詩緝云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蓋猶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補傳云此

詩作于衛地故編之衛風

詩原 國風 卷上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集傳云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王介甫曰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王介甫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意當

時寓所亦必湫下難處故云

○姚虞佐曰此詩雖勸黎侯之歸

亦有責衛君之意觀其詞曰胡為乎中露胡為乎

泥中蓋情見乎詞矣

愚謂亦諷其君以人情怨望不可久處之意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詩故云晉景公滅赤狄數其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事在衛穆公時則知黎之寓衛在成穆間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與叔兮伯兮何予日也

傳云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詩緝云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

詩原  
後也萑長而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  
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君日  
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詞  
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詩緝云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相  
與同救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  
暇也苟無他故何為不見救乎宛轉委曲以盡人  
之情也

書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箋云方枿也潛行為泳○說文云匍手行也匍伏  
地也○詩緝云棄婦自述其治家勤勞之事無論  
難易有無皆盡心力而為之不特治家如是又周  
睦其鄰里鄉黨我於女家可謂盡力矣

不我能惰反以我為讐既阻我德賈用不谷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傳云惰養也阻難也育長鞠窮也○集傳云惰與

畜同

按此當為容畜之意

○程子曰惟其心阻絕我之善故

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宴以我御窮有洗有潰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傳云旨美御禦也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暨  
息也○項平甫曰洗說文云水涌也其勇如水涌  
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詩故云有洗有潰言其訣去如水之流不可復返  
也○張叔翹曰篇內言宴爾新昏者三蓋所恨在

此故不覺言之縷縷耳

旨蓄傳不言何物諸家皆宗箋為羹菜愚意果穀之嘉者皆可餈旨何必菜也我夙具此旨畜將以為冬時之備今乃不得共享獨與他人相宴樂而以我當此困苦乎○墜者安處無他之意言昔日相與之舊也

張叔翹曰余讀谷風之詩其比物連類如泣如訴有足悲者然即其所自傷悼雖以鳴不平之感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又庶幾乎可以怨矣嗟嗟君

臣之際何獨不然彼遂臣遷客讀此寧無攬涕哉○徐士彰曰唐人多有棄婦之作蓋亦以君臣之故而托之夫婦之間者也則此詩之作亦未可遽以為實然矣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箋云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

于衛衛處之以二邑

詩緝云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蓋猶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補傳云此

詩作于衛地故編之衛風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集傳云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王介甫曰中露霑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王介甫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意當

時寓所亦必湫下難處故云○姚虞佐曰此詩雖勸黎侯之歸

亦有責衛君之意觀其詞曰胡為乎中露胡為乎

泥中蓋情見乎詞矣

愚謂亦諷其君以人情怨望不可久處之意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詩故云晉景公滅赤狄數其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事在衛穆公時則知黎之寓衛在成穆間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與叔兮伯兮何予日也

傳云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詩緝云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

後也。葛長而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君日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詞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詩緝云：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相與同救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他故，何為不見救乎？宛轉委曲，以盡人之情也。



